

1976年1月

15

星 期 四

## 法国《红色人道报》社论《周恩来，杰出的马列主义者》

说世界各国人民对周恩来同志逝世同感悲痛，这种悲痛是一种推动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

【本刊讯】法国《红色人道报》一月十三日刊登儒尔盖写的一篇社论，题目是《周恩来，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朽的革命榜样》，摘要如下：

周恩来同志逝世了。

但是，正象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的那样：“……死的意义有不同……”

周恩来的一生恰恰是为中国人民利益，为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生。因此，今天，他的死意味着他从今后进入了那些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的伟大的革命领导人的不朽的行列。周将永远是历史巨人中的一个，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榜样是不朽的，并将鼓舞着现在和将来的革命斗争。

几亿中国妇女和男人为他们尊敬的领导人、他们亲爱的兄弟而痛哭。我们对他的深厚感情，使我们像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也同他们同感悲痛。但是最终，这种普遍的悲痛只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发自内心地、不可抗拒地推动着世界革

命不可扭转的进程。

在他的国际影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在一切方面，周恩来都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革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反修战士、第三世界的历史性团结者、反殖反帝斗争的卫士。

在篡夺了老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叛徒们正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最后的叛卖行动时，直到最后时刻依然忠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教导和原则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去世，极为有力地使所有共产党人、工人和人民群众明白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与马歇及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卑鄙小集团之流的叛徒之间的根本区别。

我们全法国所有无论在或不在企业中的法国共产党（马列）战士，他们都将这样倡议，号召劳动者在星期四十二点为悼念周恩来庄严地默哀一分钟。我们号召全体马列主义者、全体先进的工人、全体法国革命和进步战士、还有侨民，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侨民，在北京举行追悼会的那一天中，用一段时间了解和学习周恩来永垂不朽的事业和一生。

\* \* \*

愉快、幽默、但常常是非常严肃的谈话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周先生的精力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的时候似乎是用不完的，但是，在许多人看来，他也是在抢时间，就好象一天或一夜内的小时数、一周内的天数、或者一个月内的周数不够他完成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所用似的。

这并非完全出于热情。他知道他需要知道什么。他使自己了解美国及其政治情况，了解世界。就好象他对西方在中国与世隔绝的漫长年月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要钻个透似的。

周先生及其非凡的风度何以能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适应毛泽东及其著名的红书、适应文化革命、适应中国农民大众，以及对付林彪、刘少奇这样的罕见情况呢？

了解周的人，甚至是对中国有很透彻了解的人，谁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有一点是周先生从不含糊的：他完全地、彻底地献身于毛主席。他在谈到这位主席的时候，一再以一种毋庸置疑的真诚态度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给我们的。”

不讲俄语？你的俄语很好。你的俄语很好。

周先生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现在是你学习讲中国话的时候了。”

米高扬说：“中文是很难学的语文。”

周先生高兴地说：“不要紧，每天上午到我们大使馆来，我们将高兴教你。”

周先生的讽刺性讲话是表明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情况——即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的盟友交恶——的第一个征兆。

周先生喜欢谈——他机智，会讽刺，难对付，思想开阔。在国民党中国首都重庆度过战争年代的美国记者非常了解这一点。周先生作为共产党政权的代表驻在那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进行谈话，特别是与美国人谈话。

在其后的岁月里，他毫不掩饰这样一点：这些年曾是他最开心的年月。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直到他的病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习惯时为止，他在北京在同一个又一个美国代表团进行

溢。

一九五四年，在他参加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返回北京的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他作了一次更加引人注目的表演。参加日内瓦会议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权以后首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露面。

苏联东道主给周以盛大的外交接待。在一个内屋，周坐下来与斯大林死后的政治局委员们——当时以马林科夫为首，包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共进晚餐。出席的还有与中国建交的非共产党国家的首席外交官即英国、瑞典和印度等国的大使。

当两名西方记者在门口探头往里看时，他们看到周先生逐个向各位客人敬酒。但是，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讲的是英语，这是记者们懂、西方外交官懂、但俄国人都懂的语言。

当周先生走到米高扬面前时，这位亚美尼亚人以阴沉的声调用俄语说：“周，你为什么

## 《对周的回忆：思想开朗，心忠于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十一日发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自巴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周的回忆：他的思想开朗，心忠于毛》，摘要如下：

表明周恩来的特点的莫过于这样一点：他对于与基辛格在外交上斗智感到公开的、差不多是孩子气的高兴。

周先生至少在他的最后几年，并不想掩饰这一事实：没有什么外交会谈真正考验了他的技能。基辛格先生是一个极大的例外。这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才智、老练、口头和脑筋的灵敏感到自豪。

在与基辛格举行最后几次会议中的一次会议之前，周先生有两天在晚上与一批美国记者谈话，向他们询问关于他将与他的美国对手讨论的问题。他经常高兴得笑起来，并且拍手。

他会说，“哦，这很好。这是我可以对基辛格使用的一种东西。”

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在他的性格中，香槟多于茅台——中国的一种烈性酒。他热情盈

## 马纳克撰文悼念周总理

说周总理把毛主席的学说变成历史的具体行动

【本刊讯】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一月十日在法国《世界报》撰文深切悼念周总理，文章摘要如下：

他无处不在。他同重大的事情紧密相关。如果说毛主席制订学说，周恩来则是把毛主席的学说变为历史的具体行动。

同周恩来谈话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精神总是闪闪发光。

我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精神的。到过中国访问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

他无疑是一位出众的、特别的人物。可以说，他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遗产在那里：中国屹立着，而且不会躺倒。她的人民是地球上最觉醒的人民之一，而且不会再昏昏入睡。她的社会主义，她那不依靠什么样板的发明创造，是一种不间断的探讨。

刚刚去世的人是一个完人。榜样超出了中国的边界。全世界，特别是贫穷而自豪的人们，都只能为这个朴实而情长谊深的高大形象哭泣。

## 南报评论《革命的第二号人物》

【本刊讯】南斯拉夫《解放报》一月十日以《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为题刊登评论说：

在中国社会以及更广泛范围内的国际形势发生剧变的十分蓬勃发展的时代，周恩来可数得上是伟人之一。他生于中国产生当代革命运动的时代，并同这一革命运动一起成长起来。

周恩来具有为从事外交而必需的许多复杂而细腻的艺术特点。这也就使他有可能在整整二十五年之久一直留任总理职务，他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取得持久的成就，其泉源就在于他个人对自己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所持的看法：即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和思想指导者，周恩来是实际的政治家和贯彻者。他是一位全心全意的重建国家大厦的建筑师。他是一位艺术高超的策略家。

【共同社东京一月十四日电】

八日逝世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十四日在东京南麻布的中国大使馆举行。从清晨起，许多吊唁者赶来向周总理最后告别。

东京今天晴如洗，万里无云。清晨，座落在南麻布住宅区的这座大使馆在一楼正面门厅设了灵堂，接受吊唁。祭坛上写着“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中央摆着面带微笑的周总理的遗像，左右两侧摆着三木首相和田中前首相赠送的菊花。此外，同周总理关系密切的政治家、文化界人士和各种团体等赠送的花圈有一百多个，一直从门厅排到正门以外，这引起了人们对知日家周总理的缅怀。

从上午八时半开始，经团联会长土光，社会党委员长成田，公明党委员长竹入，自民党的藤山爱一郎、河野洋平，东京都知事美浓部等政界和财政人士相继前往吊唁。

三木首相也在上午十一时过后，神色沉痛地在周总理的遗像前深深地鞠躬，表示哀悼。来吊唁的人陆续不断，仅仅上午就大约有三千人。

共同社报道 三木首相等再次

到我驻日使馆吊唁周总理逝世

马来西亚《星报》社论

## 《中国周恩来总理的卓越贡献》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报》一月十二日发表题为《中国周恩来总理的卓越贡献》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逝世，使当代失去一位伟大和杰出的政治家。各国政治领袖的唁电，都致予深切的哀悼，并表扬已故周总理是世界上一位无可置疑的成功政治家。

周总理在国际舞台上，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在他逝世后，赢得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赞誉和钦佩。正如我国总理拉扎克所形容的，周氏是一位“非常超群的中国伟大创建者和世界领袖”。

多少年来，他总是与毛泽东主席站在一起，克服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把新中国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周恩来早年就追随毛泽东主席，因而在中国解放后，他获得党的委任，领导拥有七亿人口的国家。在党和国家发生政治危机时，他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政治路线。

他的才干和领导魄力，是举世公认的。

在外交方面，他的成就卓越非凡。成功地打破了孤立和封锁的局面，基于和平共处五大原则，与世界各国友好来往，不论其社会制度

的不同。

尼克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面，使全世界的面貌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不但承认对中国的封锁政策是失败和错误的，同时甚为重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自此而后，周恩来成为政治评论家津津乐道的人物。

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世界势力均衡改变的开始。与此同时，中国

努力支持第三世界，协助发展中国家，唤醒它们为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而斗争。周总理宣称，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遗余力支持第三世界，大大地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人民，朝向自力更生的道路迈进。

虽然中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周总理曾明确指出：中国要在本世纪末，发展成为一个

## 土耳其报纸发表文章悼念周总理

说周总理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毛主席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在亚洲成了变革历史的第一个传令兵

【本刊讯】土耳其《共和国报》一月十一日刊登希尔曼的文章，题目是《为了周恩来》，摘要如下：

周恩来的葬礼将于星期四举行，五天的哀悼日也随即结束。但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将不会忘记他。镇静而严肃的中国革命者将在历史上占据自己的位置。因为周恩来是改变了我们时代面貌的人物之一。他是始终紧跟毛的人。周恩来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机构的最前边，使新制度达到了今天的程度。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号人物，他坚决支持毛的行动，从不讲一个

不字。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毛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在亚洲成了变革历史的第一个传令兵。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足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那种坚持帝国主义和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并为了能够贩卖鸦片而进行侵略的国家是格格不入的。

大家都知道，在周恩来任总理职务期间，中国公民们并不是夜游的鸦片鬼，而成了发誓与时间赛跑、要达到美好的光明的明天的有觉悟的、有钢铁意志的战士；上海已不是亚洲最大的藏垢纳污的巢穴，而成了一个充满建设热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一月十三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周总理逝世噩耗传到美国》，转载如下：

美洲和亚洲，是有一天的时差的。因此，当我们在一月九日从早报上获悉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时，美国人却在一月八日下午就知道了。

一月八日在华盛顿，是个奇寒的日子。当日的晚报在第一版上用头条大字刊出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同时还刊出了遗像，一时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人们奔走相告，连寒冷也忘记了。

大群新闻记者赶赴国务院采访消息。据说国务卿基辛格恰巧和以色列外长谈话完毕，送

## 《周总理逝世噩耗传到美国》

他出来，便在大门前被记者群围住了，谁也没有去理会那个以色列外长后来是怎样离去的。

基辛格的谈话，各报都有刊登。至于美国人们的感想如何？据日本记者从华盛顿发出的专电说：“引起了很大的冲击。”

这个专电报道说：周总理从去秋开始，便已谢绝了和外国来宾会晤的活动。十一月中，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十二月美国总统福特访问中国，都未能够和他会面，人们已揣测他的病状甚重，所以，美国方面，实际在当时已经知道周总理将不会不起了。对于今次的讣告，应该不致感到意

外。但事实却不然，噩耗仍然引起了很大的冲击。人们从这个消息所想起的是：战前就已著名的世界政治家，又折了一人，以及周总理在给予世界大冲击的中国革命中所担负的任务，和近年来改善中美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日本记者谈到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对周总理的印象。他写道：周总理的人品，早已有了国际性的定评。他给予外国人的种种印象中，要数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和周总理会见的、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所说的最深刻。哈马舍尔德说：“在周总理的面前，竟使我无法不感觉到自己是个野蛮人。”

经济强国。

这种豪言迈语，激励了中国人民加倍辛勤地工作，更加团结一致，以为世界带来美好的前途。

为了世界和平，周恩来不断地揭露苏联的扩张政策和忠告世界各国提高警惕，以制止超级大国挑起世界大战。

到他逝世时为止，他总算尽了力量维持世界和平与均衡，不让超级大国发动全面战争。

周恩来总理，已完成历史所赋予的艰巨任务。盖棺论定，他是本世纪最为特出的世界领袖之一，他的名字将永垂史册。

潮的地方；千百万中国人从饥饿和死亡中被拯救出来，享有人的尊严：这里都有周恩来的巨大的功劳。

大家都知道，即使再过很远的年代，当历史将用金字写下那些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同谋者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名字时，是不会忘记周恩来的。

【本刊讯】土耳其《国民报》一月十日刊登一篇曾访问过中国的该报国际部主任沙米·科亨的评论，题为《周以后的中国》，摘要如下：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参加了在北京人大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招待会。很多外国外交官首先排队问候招待会的主人周恩来。轮到我，译员把我介绍给周。

他一听介绍，立即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用英语说：“阿哈，土耳其记者？……我非常高兴能在北京见到一位土耳其记者。”

周自从在巴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以来，一直在毛的身边。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成了国家元首、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和舵手；而周则成了实践毛的观点的、管理国家和控制所有机构的第一号领导人。

周是一位按毛的路线行事的总理，同时，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起了主要作用，特别是，他改变了对外关系。

【共同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题：首相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会见外国记者，说反对霸权和日本友好并不矛盾

三木首相于十三日下午出席了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午餐会，就全面的内政、外交问题发表了政见。在这次谈话中，首相说：日中两国间主张“反对霸权”同日苏友好并不矛盾；不归还北方领土四岛就不能缔结日苏和平条约；日本经济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恢复；等等。

关于外交问题，首相首先强调“要为增进日苏友好而努力”。但是，在谈到葛罗米柯外长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表示“担心”时，首相说：“‘反对霸权’是普遍的原则，日中两国间主张反对霸权同日苏友好并不矛盾。”暗中批评了苏联的态度。关于北方领土问题，他强调说：“先归还四岛，然后缔结日苏和平条约，就是这样的程序。不归还四岛就不能缔结条约。”

此外，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问题，首相说：“日中间的理解正在加深”，并再次表明决心：“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缔结。”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题：要尽快缔结日中条约——三木首相会见外国记者

三木首相于十三日午间，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同时回答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关于我国当前的外交问题，首相说：

（一）希望尽可能在近期内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巩固日中友好的基础。

（二）不言而喻，维持日美友好关系是根本。

另外，在回答同中苏两国保持等距离外交是否可能的问题时，三木首相指出，外交的重点是经常起作用的。

三木首相还说：“单纯地说等距离外交是没有意义的。有人把它称为神话，我亦有同感。”表明了支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等距离外交是神话的观点。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洛伦一月十三日自东京报道：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今天表明，他的政府准备同中国缔结和约，尽管苏联警告不要缔结和约。这是三木首相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

三木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中国下述要求作出让步：把针对苏联的一项条款写进和约。

虽然三木自称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但是，他的话是迄今最直截了当地表示出了日本日益亲华和反苏的立场。

看来，日本新近愿意同北京缔结包含反苏条款的条约这一态度，是在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拒绝在日本要求归还北方四岛方面作出任何让步后立即采取的。

三木的话看来肯定会博得国内政界的广泛支持，因为日本实业界、知识分子和左派中的亲华集团是强有力的。

他在事先拟好的讲话中说：“至于反霸权条款，这是包含在美日上海公报和中日联合公报中的和平原则。”

他接着说，“另外，苏联和美国在同年五月商定的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中也明确说明，任何一方在国际事务中不应为它们自己企求任何特权或优势，也不应承认任何其他人的这种企求。”

【路透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记者：麦肯齐）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离开东京回国，没有迹象表明他离间日本和中国之间关系的努力获得成功。

报共同  
道社

## 《首相说反对霸权和日本友好并不矛盾》

时事社报道《要尽快缔结日中条约》——三木会见外国记者

参加非统组织国家首脑会议的部分国家首脑

# 谈对会议结果的看法

【合众国际社亚的斯亚贝巴一月十三日电】非统组织的领导人今天说，陷于分裂的非洲领导人们未能在安哥拉实现和平一事，可能在这个新的西非国家的意识形态战争中引起升级。

这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启程回国之前说，由乌干达总统主持的为期三天的非统组织安哥拉问题最高级会议在黎明时分无结果而散，使这个四十六国的大陆性组织陷于它成立以来的空前的分裂状态。

非统组织副秘书长奥努说，对于这个组织来说，这是一次有害于组织结构的打击。

但是本届主席乌干达总统阿明在他的最后的和解努力遭到失败以后说，他对最高级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他说，已经达成某些协议，但是他的说明没有超过正式公报的范围。公报说，最高级会议已把安哥拉问题交给它的执行局作仔细的研究。

扎伊尔外长布拉说，甚至连南非的卷入也没有受到谴责，因为那些私人运的国家要求不是谴责比勒陀利亚而不提苏联和古巴。

肯尼亚副总统莫伊说，最高级会议使安哥拉人感到失望，他称这是“非洲不幸的日子”。

安盟领导人萨文比在离开前说：“我们要回去了，我们感到如释重负。”“尽管最高级会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失败，因为我们未能达成停火，但是它也是一个胜利，因为一些非洲国家拒绝接受支持人运的宣传压力，从而显示了非洲的成熟性。”

【路透社亚的斯亚贝巴一月十三日电】支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对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僵局反应强烈。

这位扎伊尔领导人说：“这次首脑会议以造成安哥拉未来的危机而告终，这对非洲来说是一件丢脸的事。”

【法新社恩贾梅纳一月十三日电】塞内加尔国家元首桑戈尔总统今天在恩贾梅纳说，关于安哥拉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是一次失败。

他还说，“我们甚至没有能就要求停火的决议进行表决”。他和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主席和冈比亚国家首脑贾瓦拉总统一道在恩贾梅纳作技术性停留。

桑戈尔总统强调指出，非洲国家元首所想的和所作的越来越遵循非洲以外的原则，而不是回到“非洲特性和非洲的对话办法中来”。

孔切主席重申了非洲式的对话这一主张，他还说，不要在“意识形态的迷宫中”浪费时间。

美报新处道  
《美认为非统会议在安哥拉问题上陷于僵局要归咎于苏古》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十三日电】题：美国认为非统会议在安哥拉问题上陷于僵局要归咎于苏联人和古巴人。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认为，非洲统一组织迄今未能找到一项结束安哥拉战争的“非洲解决办法”，这要归咎于苏联和古巴。

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肖费勒今天说，“实际上，苏联和古巴已使这一冲突国际化了，正是由于它们进行了干涉”，所以在安哥拉“引起了其他的干涉”。

他说：“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在使这场冲突国际化方面负有首要责任。”

他说：“由于外界的这种干涉，因此，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在寻求一项关于安哥拉问题的解决办法时确实遇到了困难。”

在十二月和一月访问过五个非洲国家的肖费勒说，美国“坚定的立场”是，包括南非人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撤出安哥拉，并在那里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他还说，在刚刚结束的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有一半的非洲国家支持这种政策。

贾瓦拉总统重申，冈比亚不打算“承认任何一个安哥拉政府”。

【中东社亚的斯亚贝巴一月十三日电】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主席特费里·本蒂今天在评论非洲统一组织紧急会议的结果时说，尽管没有达成关于安哥拉局势的决议，会议是成功的。

在这方面，他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就安哥拉问题的许多方面达成了协议。”

“已经给从安哥拉来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便说明他们国家的局势，证明这一局势的严重性”。

【中东社亚的斯亚贝巴一月十三日电】非统组织最高级会议未能就安哥拉问题达成任何解决办法或折衷办法，这是十三年来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在经过通宵辩论后，已经不定期休会。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参加了昨晚的二十小时的会议。

穆巴拉克说，最高级会议所以未能达成一

## 尼雷尔、萨莫拉、卡翁达和哈马举行会晤

### 讨论安哥拉问题

【美联社达累斯萨拉姆一月十三日电】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最高级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垮台后，四个非洲国家的总统十三日在这里举行私人会晤以讨论安哥拉问题。其中二人是人运的坚决支持者，并且要求非统组织承认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他们是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和莫桑比克的萨莫拉总统。

另二人主张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把交战中的三个安哥拉政治派别联合起来。他们是

个折衷办法是由于外来影响所致。最高级会议从一开始，就分裂成为两派。

他又说，埃及的政策是赞成不结盟和任何种类或形式的干涉，安哥拉人将统一队伍，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穆巴拉克在谈到非统组织前途问题时说，他不相信这次僵局会使非统组织破裂或对它产生消极影响。

【美联社亚的斯亚贝巴一月十三日电】非洲各国首脑在未能就安哥拉和平计划达成协议之后于今天回国，而安哥拉的三派领导人都说，他们准备把内战长期打下去。

非统组织最高级会议出现的严重分歧，使得非统组织未能承认人运为安哥拉唯一的合法政府。得到美国和南非支持的两个结盟组织解阵与安盟未能使非统组织对支持建立三方联合政府重新作出承诺。

大多数观察家们认为这次会议是非洲的耻辱，因为十二年来，这是非统组织第一次未能就一个重要的非洲大陆问题找到折衷的解决办法。

赞比亚的总统卡翁达和博茨瓦纳总统哈马。

在过去两年来，这四人曾经定期会晤以讨论南部非洲的政治问题。观察家们说，尽管他们在安哥拉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仍然是很亲密的私人朋友。

除了讨论安哥拉问题之外，据信，这四位总统还会讨论在非洲国家的最高级会议上陷于分裂之后非统组织的前途问题。

官方没有透露这次会谈将持续多久。

## 泰国国王应克立建议解散了议会并定四月四日举行大选

【美联社曼谷一月十二日电】泰国国王应克立·巴莫总理的建议今天解散了泰国议会。

普密蓬·阿杜德国王颁发的命令说：在四月四日举行大选。在选举之前，克立将继续领导政府。

在国王和克立作出决定之前，社会主义反对派最近采取行动，要在议会特别会议上投不信任票，把上台九个月的联合政府赶下台。议会特别会议原定一月十三日举行。

克立在今晚的电视广播中说：“如果我们保留现议会，就将影响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不仅如此，议会内的混乱将会引起泰国人民中的分歧，从而导致不团结。而如果不团结，国家的安全和主权就会受到威胁，我们必须设法予以防止……。”

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对记者谈话时说：只要在解散议会后九十天内举行大选，泰国宪法是允许解散议会的。

这位官员说，直到四月四日为止，现政府可以起“看守政府的作用”，不能“提出或决定主要的政策问题”。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记者一月十二日自曼谷报道：由于总理克立·巴莫辞职，泰国联合政府于今晚垮台，国王解散了议会并提议四月份举行新的大选。总理——他已同意作为看守内阁留任到大选——在向全国发出的电视和广播讲话中呼吁人们要镇静。

克立在讲话中把他决定解散政府和要求解散议会归咎于反对党“对政府施加压力”。

这些行动表明，在泰国历史上首次以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结束，离议会召开特别会议不到两天，这次特别会议在今晚开始显示出无论如何要对克立政府投不信任票。

据说保守的泰国军方——它对克立的中间道路派政权一直给予勉强的支持——原则上同意今晚的解散，以避免一个更左的联合政府在不信任投票有希望通过之后夺权。

克立和他的支持者所希望的显然是，在新的选举中，他的社会行动党或另外一个主要的政党能获得绝对多数，并且能单独掌权或充其量只同一两个政党较牢固地联合起来执政。

### 泰民主党和学生反对克立解散议会和举行大选

【法新社曼谷一月十三日电】反对党和学生今天强烈反对解散议会和举行大选。

社尼·巴莫的民主党副领袖说，一个“自称三十年来一直拥护民主”的人采取这种举动是“不合伦理的”。

在去年一月大选后，社尼短时间当政期间担任外交部长的民主党人披猜·拉达军进一步指责说，“克立政府

是机会主义者，它利用了局势来破坏民主”。

同时，泰国全国学生中心副秘书长提拉猜·马勒卡比达认为，刚过了十六个月又要举行大选会给选民带来“财政重负”。

他说，尽管举行大选，“上台的还是原来那批政治家”。

他要求改变“制度”，而不是只更换执政集团里的人。

### 叙利亚总统接见美驻叙大使

【中东社大马士革一月十一日电】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昨天接见了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理查德·莫尔法。值得提及的是，莫尔法在华盛顿与他的政府就中东地区目前局势进行了磋商之后最近回到了大马士革。

### 苏联领导人致信阿拉法特和法赫米

【法新社贝鲁特一月十日电】巴勒斯坦通讯社宣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今天收到了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封信件，巴勒斯坦通讯社说，由苏联驻贝鲁特大使馆一秘递交给阿拉法特的这封信件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安理会辩论时的相互协调。”

该通讯社指出，阿拉法特立即答复了苏联领导人，并且就此向已在纽约的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卡杜米发出了指示。该通讯社没有提供苏联领导人这封信的任何内容。

【德新社开罗一月十一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写给埃及外长法赫米的一封信中说，苏联希望安理会将于明天开始关于中东问题的讨论，将及早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铺平道路。这封信是法赫米在昨夜与苏联大使尼加拉耶会谈时收到的，尼加拉耶得到通知说，埃及宣布的立场和苏联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

时事社报道三木在内阁会议上报告

## 《苏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没有灵活性》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题：三木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没有灵活性

三木首相在十三日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同当天回国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的内容。其中，首相就北方领土问题说：“苏联方面似乎是下了一定的决心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好象没有灵活性。”他强调了苏联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墙壁仍然很厚。

首相还报告说：（一）关于苏联方面提出的睦邻友好条约和亚安体系，都一概加以拒绝，没有赞同的意思。

（二）关于霸权问题，阐述了一般的原则，并且强调了同一九七二年美苏两国使用的语言没有不同。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十三日刊登三木首相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十二日在首相官邸进行的会谈，全文如下：

葛罗米柯外长：日本的房间里非常暖和。

首相：为了欢迎葛罗米柯先生，今天搞得特别暖和。今天的会谈，双方都不必客气。为日苏关系的发展而努力。在缔结和平条约谈判中，双方根据田中总

说，是祖先传下来的领土，如果把日本同苏联相比，苏联的领土超过日本六十倍。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个岛，（如果看地图）视力弱的人也可能忽略过去，虽然这么小，但是从国民感情来说，是难以忘怀的。

展望日苏两国将来的友好关系时，领土是最大的问题。今年是日苏恢复邦交二十年的值得纪念的年头，希望设法解决领土问题。

外长：双方在想法上有距离。不要伤害友好关系，继续举行会谈吧。（首相在这之后，关于解决领土问题多次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

题：日苏联合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应日本政府邀请一月九日到十三日正式访问了日本。

双方对近年来日苏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且确认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日苏联合声明中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

双方表示今后也要为日苏关系的发展而努力。

在缔结和平条约谈判中，双方根据田中总

不肯罢休，但是，外长反复说，“关于这个问题，话已经说完了。”

外长：我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抱有强烈的关心。我认为，中国似乎要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日本。特别是在霸权问题上，作为苏联来说，不能不关心。如果中国把意见强加给日本时，就必须重新考虑日苏之间迄今为止的关系。

首相：外长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的发言，完全是出乎意外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为建立日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基础的条约，反对霸权是世界和平原则之一。

和约的会谈。”双方商定要为早日缔结这一条约继续进行谈判。

【时事社报道《日苏联合公报》

理大臣访问苏联时通过的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日苏联合声明对这一部分的规定，就有关和平条约的内容进行了谈判。

这一部分的规定就是：“双方理解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签订和约将对建立两国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贡献。双方就有关和约内容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商定，在一九七四年的适当时期继续进行关于签订两国间

日本没有敌视苏联。

外长：在我出发之前，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说，“关于我的访日，在党代会之后具体研究”。我现在在这里转达。另外，前首相田中曾接受访苏，希望三木首相访苏。

首相：实现三位首脑访日，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缔结日苏和约等应该先搞。

外长：（提及“亚安体系”问题）。

首相：欧洲和亚洲不同。搞欧安会的亚洲版是不合适的。

首相：苏联在日本近海捕鱼，使我国渔民受到损失，希望在捕鱼时自慎。

外长：（根据去年十月生效的日苏渔业捕鱼协定）尽快成立赔偿处理委员会，今后要防止发生纠纷。

和约的会谈。”双方商定要为早日缔结这一条约继续进行谈判。

双方指出，日本国和苏联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正在圆满地发展，并且表示要进一步促进这种合作的扩大和发展。

两位部长商定将开始关于缔结文化协定的谈判。

葛罗米柯外交部长邀请宫泽喜一外务大臣于一九七六年正式访问苏联，以便继续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以及进行定期磋商。这一邀请被怀着谢意接受了。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

题：葛罗米柯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中国才是霸权主义，关于“领土”问题，在本质上有分歧的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十三日上午乘专机回国。

在这之前，这位外长举行了有国内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就同三木首相、宫泽外长、中曾根干事长等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和此次来日发表了感想。

其中，这位外长就所谓霸权条款问题、苏联进行反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再次强调说：

“中国领导人企图使日本屈服，把敌视苏联的路线强加给日本。”还强烈地谴责中国说：“中国的这种尝试才是谋求霸权。”这位外长还说：“日中条约是表明日本外交政策自主性、独立性的好机会。”就这个问题再次要求日本方面要慎重对待。

关于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这位外长只是重申了过去对政府所作的说明，他说：“日苏双方的想法是有分歧的。”还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个本质问题。”认为这是牵涉到苏联基本外交政策的问题，牵涉到以“固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状”为前提的缓和紧张路线的问题，阐明了苏联就是这样看待领土问题的观点。

葛罗米柯外长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北方领土问题 我想明确地说，两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不同的。双方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

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在于其本质。日本政府本身是很了解苏联对这个问题的立场的。

中国才谋求霸权 在会谈时，我向日本政府谈了这样的看法，“日中接近不应该牺牲苏联的安全和利益。苏联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抱有巨大关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中国领导人企图使日本屈服，把敌视苏联的路线强加给日本。中国的这种尝试就说明了中国才在谋求霸权。不管它如何掩饰、伪装，都掩盖不住其本质。

这个问题是表明日本外交政策自主性、独立性的好机会。

《说中国才是霸权主义，关于“领土”问题，在本质上有分歧的》

## 时事社报道葛罗米柯离日前举行记者招待会

的，收成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最坏的。苏联提高石油价格只是使东方集团国家达到了其支付能力的极限。

上周在波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恳求兄弟国家，象一个家庭一样在“立场持续一致的情况下”共处。他同时警告人们不要受赫尔辛基会议的诱惑，好象欧安会不是他的愿望和作品。

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人们劝他导致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自愿的权力过渡，并以总书记这个职务太费力为由而让位。国家的理性显然要求勃列日涅夫至少坚持到两个月之后召开党代会时，他在党代会上将作起码六小时的报告：使得在苏联人民中不对领导的力量和连续性产生怀疑。

据《华盛顿邮报》说，今年初勃列日涅夫潜在的继承人谢列平通过亲信已把勃列日涅夫不久要下台的谣言传给了法国报界；谢列平被排除了。但目前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也在散布他的时代不久将结束的消息。

在苏联的刊物上已出现这样的要求，即“把新的、年青的力量输送到领导岗位上”。总参谋长库利科夫要求军人有更大的政治影响。

但莫斯科的争权斗争还没结果。

西德《明镜》周刊文章

## 《勃列日涅夫能坚持住吗？》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能坚持住吗？》，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时代维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干部中的追随者们也暗示着这一个时期的结束。他的工作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也没有实现。军人们和最高级官僚们把赌注押在权力的发展上；争取当继承者的斗争显然已经开始。

在勃列日涅夫于十二月十九日过他六十九岁生日的时候，俄国从外表上看，比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它有强大的军事机器，并且对直至恒河和萨姆俾西河的地区有着国际性的影响。俄国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刚刚发展成了一个世界大国。

但是，（以一半的经济力量）在军事上做同西方一样多的事，要西方的兄弟党去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效劳，然而又使国家制度向西方开放——这样一种吸引人的想法使这个帝国遭到了危险，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超出了它的能力。现在表明，这种政策不只是构思过早，也没有很好考虑，可能本身就是不合乎逻辑的。

克里姆林宫里批评勃列日涅夫的人们——目前还没有拿出代替的办法——能够作这样的结论：莫斯科的直接势力范围在他的统治下没有扩大。相反，莫斯科却不得不用武力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共产主义，和中国经历第一批战斗，允许罗马尼亚独立以及由于民族自治的欲望而撤换乌克兰和高加索的党的第一书记。

俄国进入国际角力场的多次出征都失败了。在智利和埃及惨遭失败，尽管如此，它又卷入非洲的安哥拉。莫斯科的意识形态家们给葡萄牙共产党出的主意，即力争独自掌权的主意，使该党犯了政治上越位的错误，使西欧的共产党和社会党感到害怕并加强了西班牙反对党永远不走葡萄牙的道路——更不走苏联的道路的想法。

因为苏联想使兄弟党的利益服从于俄罗斯国家理性的尝试失败了，拟议中的本来要在二月份苏共党代会召开前举行的共产党会议没

有开成。西欧各个共产党在戏剧性地躲避苏联的监护。

但是，同西方政府的合作也没有使莫斯科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在赫尔辛基会议上俄国不得不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不是对西方，而是对东方集团起着分化的作用。

由于军事开支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矛盾，莫斯科必须比西方更急切地加以推进的裁军谈判中止了。勃列日涅夫同美国总统商定的一次会晤没有进行，但福特却访问了勃列日涅夫不共戴天的仇敌毛泽东。

苏联工业对西方的欠债大约高达三百亿马克，而且为西方的价格上升和限制生产所左右。十一年前当勃列日涅夫上台时苏联教授斯特鲁布林提出了这种预测，即一九七五年苏联阵营将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现在的情况是几乎不到三分之一，占整个世界经济产值的四分之一。

今年年底，苏联经济的危机变得十分巨大：增长率是战后最低



时事社报道三木在内阁会议上报告

## 《苏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没有灵活性》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题：三木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没有灵活性

三木首相在十三日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同当天回国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的内容。其中，首相就北方领土问题说：“苏联方面似乎是下了一定的决心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好象没有灵活性。”他强调了苏联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墙壁仍然很厚。

首相还报告说：（一）关于苏联方面提出的睦邻友好条约和亚安体系，都一概加以拒绝，没有赞同的意思。

（二）关于霸权问题，阐述了一般的原则，并且强调了同一九七二年美苏两国使用的语言没有不同。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十三日刊登三木首相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十二日在首相官邸进行的会谈，全文如下：

葛罗米柯外长：日本的房间里非常暖和。

首相：为了欢迎葛罗米柯先生，今天搞得特别暖和。今天的会谈，双方都不必客气。为日苏关系的发展而努力。在缔结和平条约谈判中，双方根据田中总

说，是祖先传下来的领土，如果把日本同苏联相比，苏联的领土超过日本六十倍。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个岛，（如果看地图）视力弱的人也可能忽略过去，虽然这么小，但是从国民感情来说，是难以忘怀的。

展望日苏两国将来的友好关系时，领土是最大的问题。今年是日苏恢复邦交二十年的值得纪念的年头，希望设法解决领土问题。

外长：双方在想法上有距离。不要伤害友好关系，继续举行会谈吧。（首相在这之后，关于解决领土问题多次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

题：日苏联合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应日本政府邀请一月九日到十三日正式访问了日本。

双方对近年来日苏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且确认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日苏联合声明中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

双方表示今后也要为日苏关系的发展而努力。

在缔结和平条约谈判中，双方根据田中总

不肯罢休，但是，外长反复说，“关于这个问题，话已经说完了。”

外长：我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抱有强烈的关心。我认为，中国似乎要把自己的立场强加给日本。特别是在霸权问题上，作为苏联来说，不能不关心。如果中国把意见强加给日本时，就必须重新考虑日苏之间迄今为止的关系。

首相：外长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的发言，完全是出乎意外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为建立日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基础的条约，反对霸权是世界和平原则之一。

和约的会谈。”双方商定要为早日缔结这一条约继续进行谈判。

【时事社报道《日苏联合公报》

理大臣访问苏联时通过的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日苏联合声明对这一部分的规定，就有关和平条约的内容进行了谈判。

这一部分的规定就是：“双方理解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签订和约将对建立两国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贡献。双方就有关和约内容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商定，在一九七四年的适当时期继续进行关于签订两国间

日本没有敌视苏联。

外长：在我出发之前，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说，“关于我的访日，在党代会之后具体研究”。我现在在这里转达。另外，前首相田中曾接受访苏，希望三木首相访苏。

首相：实现三位首脑访日，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缔结日苏和约等应该先搞。

外长：（提及“亚安体系”问题）。

首相：欧洲和亚洲不同。搞欧安会的亚洲版是不合适的。

首相：苏联在日本近海捕鱼，使我国渔民受到损失，希望在捕鱼时自慎。

外长：（根据去年十月生效的日苏渔业捕鱼协定）尽快成立赔偿处理委员会，今后要防止发生纠纷。

和约的会谈。”双方商定要为早日缔结这一条约继续进行谈判。

双方指出，日本国和苏联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正在圆满地发展，并且表示要进一步促进这种合作的扩大和发展。

两位部长商定将开始关于缔结文化协定的谈判。

葛罗米柯外交部长邀请宫泽喜一外务大臣于一九七六年正式访问苏联，以便继续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以及进行定期磋商。这一邀请被怀着谢意接受了。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三日电】

题：葛罗米柯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中国才是霸权主义，关于“领土”问题，在本质上有分歧的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十三日上午乘专机回国。

在这之前，这位外长举行了有国内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就同三木首相、宫泽外长、中曾根干事长等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和此次来日发表了感想。

其中，这位外长就所谓霸权条款问题、苏联进行反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问题再次强调说：

“中国领导人企图使日本屈服，把敌视苏联的路线强加给日本。”还强烈地谴责中国说：“中国的这种尝试才是谋求霸权。”这位外长还说：“日中条约是表明日本外交政策自主性、独立性的好机会。”就这个问题再次要求日本方面要慎重对待。

关于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这位外长只是重申了过去对政府所作的说明，他说：“日苏双方的想法是有分歧的。”还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个本质问题。”认为这是牵涉到苏联基本外交政策的问题，牵涉到以“固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状”为前提的缓和紧张路线的问题，阐明了苏联就是这样看待领土问题的观点。

葛罗米柯外长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北方领土问题 我想明确地说，两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不同的。双方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

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在于其本质。日本政府本身是很了解苏联对这个问题的立场的。

中国才谋求霸权 在会谈时，我向日本政府谈了这样的看法，“日中接近不应该牺牲苏联的安全和利益。苏联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抱有巨大关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中国领导人企图使日本屈服，把敌视苏联的路线强加给日本。中国的这种尝试就说明了中国才在谋求霸权。不管它如何掩饰、伪装，都掩盖不住其本质。

这个问题是表明日本外交政策自主性、独立性的好机会。

《说中国才是霸权主义，关于「领土」问题，在本质上有分歧的》

## 时事社报道葛罗米柯离日前举行记者招待会

的，收成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最坏的。苏联提高石油价格只是使东方集团国家达到了其支付能力的极限。

上周在波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恳求兄弟国家，象一个家庭一样在“立场持续一致的情况下”共处。他同时警告人们不要受赫尔辛基会议的诱惑，好象欧安会不是他的愿望和作品。

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人们劝他导致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自愿的权力过渡，并以总书记这个职务太费力为由而让位。国家的理性显然要求勃列日涅夫至少坚持到两个月之后召开党代会时，他在党代会上将作起码六小时的报告：使得在苏联人民中不对领导的力量和连续性产生怀疑。

据《华盛顿邮报》说，今年初勃列日涅夫潜在的继承人谢列平通过亲信已把勃列日涅夫不久要下台的谣言传给了法国报界；谢列平被排除了。但目前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也在散布他的时代不久将结束的消息。

在苏联的刊物上已出现这样的要求，即“把新的、年青的力量输送到领导岗位上”。总参谋长库利科夫要求军人有更大的政治影响。

但莫斯科的争权斗争还没结果。

西德《明镜》周刊文章

## 《勃列日涅夫能坚持住吗?》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能坚持住吗?》，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时代维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干部中的追随者们也暗示着这一个时期的结束。他的工作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也没有实现。军人们和最高级官僚们把赌注押在权力的发展上；争取当继承者的斗争显然已经开始。

在勃列日涅夫于十二月十九日过他六十九岁生日的时候，俄国从外表上看，比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它有强大的军事机器，并且对直至恒河和萨姆俾西河的地区有着国际性的影响。俄国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刚刚发展成了一个世界大国。

但是，（以一半的经济力量）在军事上做同西方一样多的事，要西方的兄弟党去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效劳，然而又使国家制度向西方开放——这样一种吸引人的想法使这个帝国遭到了危险，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超出了它的能力。现在表明，这种政策不只是构思过早，也没有很好考虑，可能本身就是不合乎逻辑的。

克里姆林宫里批评勃列日涅夫的人们——目前还没有拿出代替的办法——能够作这样的结论：莫斯科的直接势力范围在他的统治下没有扩大。相反，莫斯科却不得不用武力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道共产主义，和中国经历第一批战斗，允许罗马尼亚独立以及由于民族自治的欲望而撤换乌克兰和高加索的党的第一书记。

俄国进入国际角力场的多次出征都失败了。在智利和埃及惨遭失败，尽管如此，它又卷入非洲的安哥拉。莫斯科的意识形态家们给葡萄牙共产党出的主意，即力争独自掌权的主意，使该党犯了政治上越位的错误，使西欧的共产党和社会党感到害怕并加强了西班牙反对党永远不走葡萄牙的道路——更不走苏联的道路的想法。

因为苏联想使兄弟党的利益服从于俄罗斯国家理性的尝试失败了，拟议中的本来要在二月份苏共党代会召开前举行的共产党会议没

有开成。西欧各个共产党在戏剧性地躲避苏联的监护。

但是，同西方政府的合作也没有使莫斯科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在赫尔辛基会议上俄国不得不作出让步，这种让步不是对西方，而是对东方集团起着分化的作用。

由于军事开支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矛盾，莫斯科必须比西方更急切地加以推进的裁军谈判中止了。勃列日涅夫同美国总统商定的一次会晤没有进行，但福特却访问了勃列日涅夫不共戴天的仇敌毛泽东。

苏联工业对西方的欠债大约高达三百亿马克，而且为西方的价格上升和限制生产所左右。十一年前当勃列日涅夫上台时苏联教授斯特鲁布林提出了这种预测，即一九七五年苏联阵营将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现在的情况是几乎不到三分之一，占整个世界经济产值的四分之一。

今年年底，苏联经济的危机变得十分巨大：增长率是战后最低